

鄭家大屋“崇德厚施”牌匾之謎

鄧景濱* 張軒**



[圖1] 鄭家大屋二道門內廊道懸掛的“崇德厚施”牌匾（張軒攝於澳門鄭家大屋內）

鄭家大屋位於澳門龍頭左巷10號，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實業家鄭觀應之家族故居，舉世聞名的《盛世危言》便在此編定。該建築由鄭觀應之父鄭文瑞始建，其後鄭氏兄弟等人陸續拓建不斷擴大規模。鄭家大屋現佔地近4000平方米，為澳門最大的私人住宅。該建築既有鮮明的傳統廣東民宅特點，亦隨處洋溢着西方建築特色，充分體現了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特徵。鄭家大屋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已於200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¹⁾

步入鄭家大屋大門，穿過留月院和月門，長長的轎道盡頭是大宅的二道門。門內廊道懸掛着一幅曾國藩胞弟曾國荃題贈於1881年的“崇德厚施”牌匾。當年曾國荃任山西巡撫，在賑災中得到鄭觀應及其父鄭文瑞的大力捐助，故題贈此匾以表彰鄭家的慈善義舉 [圖1]。⁽²⁾

撲朔迷離的謎面

牌匾除題詞“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之外，其左右兩邊還有兩行題跋文字。右邊為“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太子少保”⁽³⁾和“一等威毅伯”都是曾國荃的封號，“兵部侍郎”和“山西巡撫”則是他當時所

任官職。左邊為“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敬”。“誥封”就是誥命封賞，明清皇帝對文武官員及其先代、妻室贈予爵位名號時，有“誥命”與“敕命”之分，其中五品以上授“誥命”，稱“誥封”；六品以下授“敕命”，稱“敕封”。鄭文瑞是沒有得到功名的文人，“榮祿大夫”的名銜是封賜的，屬文散官，清代時為從一品。

既然這塊匾是曾國荃題贈鄭文瑞的，按照常理，受匾者鄭文瑞的頭銜與名字應該擺在牌匾右邊，贈匾者曾國荃的頭銜與名字應該擺在牌匾左邊。但事實卻剛好相反：鄭文瑞在左，曾國荃在右。除此之外，鄭文瑞名字下面的“敬”字也顯得有些莫名其妙。這些反常現象使得“崇德厚施”牌匾成為一則謎面，令許多人迷惑，也

* 鄧景濱，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 張軒，澳門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有人從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去破解這個謎團。

有人提出：有可能是因為曾國藩的官職比鄭文瑞大，故將曾國藩的頭銜與名字擺在前面。

也有人懷疑：這塊匾本為鄭文瑞送給曾國藩的，最後因某些原因而掛在鄭家大屋。這樣，受匾者曾國藩就理應在右，贈匾者鄭文瑞也理應在左了。至於鄭文瑞名字下面的“敬”字，則有可能是表“敬贈”之意。

甚至有人認為：這塊牌匾其實是從左往右寫的，匾中題辭“施厚德崇”可以解作捐助施捨豐厚，其品德更顯崇高。意思依然通順。而受匾者鄭文瑞的頭銜與名字擺在左邊就沒有甚麼不妥了。

第一種說法看似符合封建社會等級森嚴的特徵，但當時的情況是：由於得到了鄭文瑞父子的捐助，山西災情得以緩解，曾國藩才得以保全頭頂烏紗甚至身家性命。曾國藩贈匾給鄭文瑞，表面上是表彰，實際上更多的是感激，因此絕不可能再擺官架子以顯尊貴。

第二種說法則頗為標新立異，聽上去似乎也並無不妥之處，但細看牌匾上“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敬”一行字便可發現，“文瑞”二字明顯比其他的字小，並且是偏右書寫的。這種書寫方法叫做側書。在傳統題贈匾中，為表敬重，贈匾者會將受匾者的名字側書，由此便可證明鄭文瑞祇能是受匾者而不可能是贈匾者。

按照第三種說法，這塊匾應該讀作“施厚德崇”，雖然也讀得通，但左起橫排是不符合當時題贈匾的書寫規範的。

那麼該如何正確破解這個既令人困惑又趣味盎然的謎團呢？我們認為，要正確破解謎團，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

傳統題贈匾的行款格式

首先，必須詳細瞭解傳統題贈匾的行款格式。根據題贈對象的不同，題贈匾可以分為兩大類：題贈名勝建築者和題贈親友人物者。鄭家大屋“崇德厚施”牌匾當屬後者，故在此不對前



〔圖2〕顏真卿題贈行思禪師的“祖關”牌匾
 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005頁。



〔圖3〕韓世忠題贈許叔微的“名醫進士”牌匾
 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017頁。



〔圖4〕王原相題贈范欽的“寶書樓”牌匾
 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048頁。



〔圖5〕祝枝山題贈石介夫及其母石劉氏的“母節子孝”牌匾
 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035頁。

者再作贅述。題贈親友人物的牌匾，其題贈文字除了作為主體部分的題辭之外，還有四項基本要素：A題匾者，B受匾者，C題贈日期，D題贈因由。⁽⁴⁾ 根據這四項基本要素的存在與否，題贈親友人物的牌匾可分為以下七類：



[圖6] 章炳麟題贈張鈞的“千唐志齋”牌匾
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107頁。



[圖7] 于右任題贈復旦校方的“力學堂”牌匾
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125頁。



[圖8] 林則徐題贈謝邦鈞的“江左風流”牌匾
來自網絡：<http://see.my835.com/?action-viewnews-itemid-1926>

一、祇有題匾者。如顏真卿題贈行思禪師的“祖關”牌匾，上有“顏真卿書”[圖2]。⁽⁵⁾

二、有題匾者和受匾者。如韓世忠題贈許叔微的“名醫進士”牌匾，上有“題贈近泉年大先生。清涼居士韓世忠”（圖3）。⁽⁶⁾

三、有題匾者和題贈日期。如王原相題贈范欽的“寶書樓”牌匾，上有“守郡前柱使東粵王原相。於隆慶五年歲次辛未季冬吉旦立”（圖4）。⁽⁷⁾

四、有題匾者、受匾者和題贈日期。如臺灣淡水天將館題贈桃園聖義堂的“南天主宰”牌匾，上有“桃園聖義堂惠存。淡水天將館敬贈。歲次庚寅年荔月吉旦”（圖5）。⁽⁸⁾

五、有題匾者、受匾者和題贈因由。如章炳麟題贈張鈞的“千唐志齋”牌匾，上有“新安張伯英。得唐人墓誌千片。因以名齋。屬章炳麟書之”（圖6）。⁽⁹⁾

六、有題匾者、題贈日期和題贈因由。如于右任題贈復旦校方的“力學堂”牌匾，上有“民國廿三年。紀念邵力子先生及其夫人傅學文女士。因以為名。于右任記”（圖7）。⁽¹⁰⁾

七、有題匾者、受匾者、題贈日期和題贈因由。如林則徐題贈謝邦鈞的“江左風流”牌匾，上有“小田年弟偕群子侄讀書。誦於東山草堂。風雅名流不愧為烏衣之族。因題贈曰。道光甲申清和谷旦。少穆林則徐題”（圖8）。⁽¹¹⁾

綜合以上七種類型的題贈匾，可用下表概述：

	A題匾者	B受匾者	C題贈日期	D題贈因由
1	X			
2	X	X		
3	X		X	
4	X	X	X	
5	X	X		X
6	X		X	X
7	X	X	X	X

前文已經提過，鄭家大屋“崇德厚施”牌匾上，除了“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之外，還有題匾者曾國荃和受匾者鄭文瑞，當屬第二類，故在此不對其他六類再作贅述。根據題匾者和受匾者分別所在的位置，第二類之中又可以分出兩小類：

常規：受匾者在右，為上款；題匾者在左，為下款。如上舉（圖3）的“名醫進士”牌匾。

變例：題匾者在右，受匾者在左。這種情況與常規情況剛好相反，就需要一些特定的句式來顛倒常規情況下受匾者和題匾者的位置，最常用的一種句式是“……為……立”，即右边贈匾者之末有一“為”字，左边受匾者之末有一“立”字。例如（圖9）。⁽¹²⁾

右邊文字為“大總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霍、太子少保頭品頂戴戶部尚書翁、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李為”，左邊文字為“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會試中式第一百五十四名貢士周汝鈞立”。

這牌匾是四人同為周汝鈞而立的。當然更多的是一對一的格式，如（圖10）。⁽¹³⁾



[圖9] “進士”牌匾

鄧景濱攝於廣州市廣東農民講習所展覽廳內



[圖10] “文魁”牌匾

來自網絡：<http://blog.udn.com/maggieshiba/2838329>

右邊文字為“欽命兵部侍郎福建巡撫部院吳文鎔為”，左邊文字為“道光庚子科開蘭文舉人黃纘緒立”。開蘭即臺灣宜蘭縣的古稱，黃纘緒當年二十四歲，是宜蘭地區第一位舉人。

鄭家大屋“崇德厚施”牌匾上，題匾者曾國荃在右，受匾者鄭文瑞在左，即屬此類格式。

古代行款格式，是從右至左。右為尊位，左為卑位。故常規題贈匾將受匾者置於右邊尊位，是對受匾者的尊重，是一種行款的禮貌。題贈者置於左邊卑位是表示謙恭。這是古代禮貌原則在應用文體的具體運用。

至於變例的牌匾，其題贈者在右，受匾者在左，是具官銜封號者以官方身份題贈他人，世稱此類牌匾為“官匾”。這種“官匾”用“……為……立”或“……為……敬立”的句式巧妙地將當官者的名字從左邊的卑位調到右邊的尊位，既有題贈的禮數，又保持了當官者尊嚴高貴的地位，這可以說是古代“官匾”題款的一大特色，充分將禮貌原則與尊卑位置的配搭發揮得淋漓盡致。

“崇德厚施”牌匾原件探究

其次，更需要瞭解鄭家大屋本身的歷史變遷，並對“崇德厚施”牌匾的原件進行深入探



[圖11] “崇德厚施”牌匾原件局部（左下角）

薛啓善攝於澳門博物館

究。鄭家大屋從上世紀中葉起，由於鄭家後人散居各地，大屋許多空置房間被出租，一度出現“七十二家房客”的景象，建築多處被改建或加建，加之長期缺乏維護及保養，大屋多次遭受祝融⁽¹⁴⁾光顧，導致部分結構崩塌。2001年特區政府取得大屋之業權時，大屋80%以上地方已有不同程度的損毀。文化局在建築修復專家以及昔日住客的協助下，以真實性和完整性為原則進行修復，經八年努力，建築原有特色始得以基本恢復。為免風雨和蟲害的進一步侵蝕，“崇德厚施”牌匾的原件已由澳門博物館妥善保存，現懸掛於二道門內的“崇德厚施”牌匾為修復時的複製品。⁽¹⁵⁾

為了獲得更加有力的證據，我們在博物館薛啓善先生的協助下，細細察看了“崇德厚施”牌匾的原件。該匾高82.5cm，寬289cm，厚6.5cm。⁽¹⁰⁾我們發現：“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的下方隱約可以看到“為”字的上半部分和木屑自然崩落的痕跡，而“誥封榮



[圖12] “崇德厚施”牌匾原件局部（右下角）
薛啓善攝於澳門博物館

祿大夫鄭文瑞敬”的下方則是形狀規則的木塊脫落后所遺留下來的整齊斷面，如（圖11、12）。⁽¹⁷⁾在“崇德厚施”牌匾的原件上，這兩個空位原本都是應該有字的，祇是由於常年未加以維護，木匾被腐蝕，分別位於這兩處末端的兩個字便隨木屑從匾上脫落，工匠在複製時未能看到脫落的兩個字，所以做製品上才會出現有位無字的現象。

據澳門博物館薛啓善先生所說，最初原匾收入博物館的時候，“敬”字下方有一塊補上去的木板，但是木板上並沒有刻字，木料也與匾的其它部分不同。此外，我們還發現：“一等威毅伯”的“威”字所在的一小塊矩形木板明顯也是後來挖補上去的，如（圖13）。⁽¹⁷⁾



[圖13] “崇德厚施”牌匾原件局部（“威”字） 薛啓善攝於澳門博物館

但這塊木板無論是漆色、木料，還是上面所刻“威”字的字體、刻工，都與匾的其它部分極為一致，所以我們認為這塊木板是在匾做好之後隨即挖補的。⁽¹⁸⁾至於補在“敬”字下面的那塊木板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鄭家大屋被分租之後便長期缺乏維護及保養，這塊牌匾也因受到從屋頂滲落的雨水侵蝕而開始腐爛，底部邊緣因積水最多、受腐蝕最嚴重而橫向崩裂，右邊“為”字的下半部分隨木屑脫落，左邊則自“敬”字以下完全崩落呈現缺角狀態。當時居住在大屋裡的人並不知道“敬”字下面原先是有字的，或者並不知道“敬”字下面脫落的那個字到底是甚麼字，祇是為了補上這一缺角而隨便找了一塊空白木板填補進去。對照上文列舉的傳統題贈匾的幾種行款格式，這正好與（圖10）的“官匾”相吻合。“敬”字下面的這個字應該是“立”字，也就是說，“崇德厚施”牌匾上除題詞之外的文字應該是“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為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敬立”⁽¹⁹⁾，是一句題跋，其中“敬”字是表尊重的敬語。

此外，在觀察牌匾原件的時候，我們還發現在牌匾上方中間有一長方形的痕跡，似乎是一枚長方形印章留下來的。薛啓善先生後來提供了該



[圖15] 鄭家大屋崇德厚施匾復原圖。在 [圖1] 基礎上用電腦製作而成。

方印的照片。右邊隱約可見“山西巡撫關防”六字，左邊的两行字體却未能識辨，尚有待進一步考證（圖14）。

至此，“崇德厚施”牌匾的謎團也總算破解了。遺憾的是，牌匾原件在完好無損之時並未留下任何影像資料，因而無法正面證實這一推斷的真確性。但就目前來看，這種推斷似乎是唯一可能的謎底。我們嘗試把這副牌匾的原貌復原（圖15），以供方家指正。

在此我們祈盼文化局相關執事者能盡快組織技術人員重刻“崇德厚施”牌匾，以解開海內外遊客心中的謎團。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承蒙澳門博物館徐新先生的專業意見和薛啟善先生的大力協助，謹此表示誠摯的謝意。

【註】

- (1) 資料來源：鄭家大屋專題網頁 <http://www.wh.mo/mandarinhouse/cn/>
- (2) 鄧景濱：〈鄭家大屋的對聯〉，收入鄧景濱主編：《鏡海鈞沉》，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出版，1997年10月第2版，頁127-129。
- (3) 太師、太傅、太保都是東宮官職。太師教文、太傅教武、太保保護其安全。少師、少傅、少保均是他們的副職。後來逐漸名存職異，祇是一個榮譽稱號。
- (4) 有些題贈文字中還會包括重立者或重修者，為重立或重修時後人所補刻，在此不作討論。
- (5) (6) (7) (9) (10) 資料來自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頁005；頁017；頁048；頁107；頁125。



[圖14] 曾國荃官印
澳門博物館
薛啟善先生提供

- (8) 圖片來源：<http://stiga96.pixnet.net/album/photo/153189022>
- (11) 資料來自羅哲文、林聲、竇忠如著：《中國名匾》，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1版，頁087。圖片來源：<http://see.my835.com/?action-viewnews-itemid-1926>
- (12) 圖片來源：鄧景濱攝於廣州市廣東農民講習所展覽廳內。
- (13) 圖片來源：<http://blog.udn.com/maggieshiba/2838329>
- (14) 火神，指火災。
- (15) 資料來源：鄭家大屋專題網頁 <http://www.wh.mo/mandarinhouse/cn/>
- (16) 資料由澳門文化局提供。
- (17) 圖片由澳門文化局提供，澳門博物館薛啟善先生拍攝。
- (18) 挖補原因則無從考證，可能是因為發現刻錯了字或者受到碰撞損壞等。
- (19) 目前懸掛在鄭家大屋的“崇德厚施”牌匾仿件除了比原件少了“為”和“立”兩個字外，還少了一方首印。牌匾原件上方正中有模糊的鈐印痕跡，後證實為曾國荃官印。